

通志堂經解

1411
86



門 12
沛
卷



周易象辭說

林屋山人俞 琰 集說

象者伏羲所畫八卦天地水火雷風山澤之象其辭則孔子爲之也彖辭爻辭亦皆有象乃獨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之類爲象辭何也曰彖辭爻辭固皆有象然又有占辭又有象占相渾之辭象辭則止乎象而已並無吉凶悔吝之占辭故特謂之象辭其象則乾坤爲天地艮兌爲山澤震爲雷巽不別取他物巽坎離則不然巽爲風遇天遇雷在上在下皆爲風在地澤水火之上亦爲風遇山則在下爲風在上爲木在地澤水火之中亦爲木坎爲水遇地風火澤

之上下皆為水在山上亦為水在山下則為泉在大
 下亦為水在天上則為雲遇雷而在上亦為雲在下
 則為雨離為火純離之象不言火而言明遇地亦皆
 言明遇天山水澤風木則皆為火遇雷則為電凡此
 取象皆以人所共見者言之也其辭則與彖爻之辭
 不同彖辭爻辭有善有惡或善惡相半象辭則無有
 不善也且如剝如明夷皆凶卦也而剝曰上以厚下
 安宅明夷曰君子以泣衆用晦而明必於凶中取吉
 以為之辭卦雖凶君子於此觀象玩辭而善用之則
 亦轉凶而為吉蓋不待乎占也是以每象皆着一以
 字以者用也用而見之於事也稱上稱大人者皆一

剝與離是也稱先王者七比豫觀噬嗑復无妄渙是
 也稱后者三泰復姤是也稱君子則五十三易蓋為
 君子謀不為小人謀也

周易象辭

林屋山人俞

琰

集說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天行健謂天之運轉無停也按說卦乾為天乾不特為天也又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為駮馬為木果今曰天行健舉其大者言之也紫陽朱子曰凡言重卦皆取重義此獨不然者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複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又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體愚謂天如鷄卵地在天中如鷄卵中黃二十八宿繞而轉

則地之東南西北四圍上下皆虛空虛空即天也
 天虛空無形無以見其行二十八宿之行蓋即天
 之行也乾君象也不言君而言君子者君子乃上
 下之通稱也以用也安定胡氏曰六十四卦象辭
 皆着一以字蓋以明其用易也自與晉自昭明德
 之自同用功在我非由乎人也強者發於一念之
 烈也不息者不間斷也自強象乾之健不息象乾
 而又乾夫聖人與天為徒則至誠無息今不言無
 息而言不息何也曰誠者天之道也聖人之無息
 是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君子之自強不息是也伊
 川程子曰乾道覆育之象甚大非聖人莫能體欲

人皆取法故取其行健而已至健固不足見天道
 也君子以自強不息法天行之健也深居馮氏曰
 天一晝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之一呼一吸謂之一
 息每一晝夜一萬三千五百息則一息之間天行
 已八十餘里亘古亘今未嘗止息何其健哉嵩山
 晁氏曰天行健當作天行乾趙氏輯聞云按集韻
 乾或作健當是健訛為健也河南吳氏曰六十三
 卦始於地勢坤終於火在水上未濟皆有卦名獨
 乾曰天行健者字書乾一作健豈本作健而傳寫
 之訛遂以為健耶或謂諸卦皆舉卦名惟乾言健
 者乾為君為父不指斥其名所以尊君父也愚謂

或者亦不過強為此異論耳其實乾健二字乃聲之訛也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坤者乾之配乾言天故坤言地天得乾道之大者地得坤道之大者聖人從其大者故乾坤皆言天地而六子之象亦各舉其大者言之也下卦坤上卦又重之以坤一下一上象地勢高下之相因故曰地勢坤天行以氣言地勢以形言厚德謂君子自厚其德也君子於乾法其強於坤法其厚法地勢以自厚猶法天行以自強也載物謂任重也今夫地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可

謂能任重矣君子之德博厚配地則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亦如坤地之博厚而無不持載也小人則不然小人薄德而方寸褊窄見人有能則媚疾以惡之見人有善則違之俾不達惟務刻剝而使

人無所措手足又安能容物蓋與君子之厚德載物不可同日而語矣厚德象坤德之厚載物象坤

上有坤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陽承陰則陰氣騰而為雲陰鬱陽則陽氣奮而為雷陰陽和洽然後化而為雨屯之為卦坎水在上謂之雨可也不言雨而言雲陰陽之氣方屯結而

三百五十五
未通也雷動於雲中而未成雨故曰雲雷屯屯難
之世君子有爲之時也君子將以解天下之屯難
而爲之繳謀締慮反覆紬繹猶治絲然既經之使
不亂其常又綸之使不失其序也經綸猶言經理
綸理之也綸與倫通平菴項氏曰彖言世變之屯
象則自言人道之常經者立其規摹綸者糾合而
成之亦有艱難之象焉經以象雷之振雷以象雲
之合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水出山下泉之象也泉方出而未達如人之蒙穉
未知所適故曰山下出泉蒙德者心之所得者也

行者身之所行者也行貴乎果決德貴乎涵養德
乃行之源也君子觀泉之出於山下涓涓不已終
將通達是以果決其行又觀其發源自山中來源
頭深遠而有涵養是以育養其德平菴項氏曰果
行象泉之出育德象山之深力行者似蠶養德者
似愚皆有蒙之象焉彖言治人之蒙此言君子以
蒙自治也

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上上聲與澤上於天之上同音夬取決義故言澤
而不言雲需取待義故言雲而不言雨今夫雲之
上於天也必待其族而雨君子之飲食也必待其

類之聚而宴樂君子於此蓋居易以俟命不行險以徼幸也享以訓恭儉以禮為主燕以示慈惠以恩為主故宴飲不以醉為度取樂而已飲食象坤水之潤宴樂象乾體之健平菴項氏曰飲食以養陽象坎宴樂以養陰象乾飲食宴樂需客之具也古語燕客為需今人謂之待客亦此意也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在上而西行水在下而東流一西一東其行相違而不親訟之象也孔氏正義云不云水與天違行者凡訟之所起必剛健在先以為訟始故云天與水違行也君子觀此象以作事謀始所以絕訟

端於事之始也始謀盡善則他日不至於訟矣伊川程子曰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聖與都氏曰天為三才之始水為五行之始圭叔呂氏曰乾坎皆有始義坎為謀作事亦取乾義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

師卦上坤地下坎水而曰地中有水何也曰水由地中行也水由地中行未見其有水也鑿之則有水水不外於地而普天之下皆水也古者井田之法隱兵於農未見其為兵也用之則為兵兵不外於農而普天之下皆兵也此地中有水所以為師

之象也民者農也兵者衆也容民畜衆在平居无
 事之時則散處斯民爲大司徒之比閭族黨州鄉
 无非農也一旦用之於有事之時則聚處其衆爲
 小司徒之伍兩卒旅師軍无非兵也深居馮氏曰
 容民如地之受水畜衆如水之有坊坤容而坎畜
 也師臨二卦爲坤故一以容民一以容保民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上有水水與地最相親而无間者是爲比之
 象先王以封建萬國親撫諸侯亦如水之與地相
 比也先王非謂周王蓋謂古先王天下者如堯舜
 禹湯皆是也聖與都氏曰萬國猶地也諸侯之得

國猶水之居地也深居馮氏曰象稱先王凡七卦
 比之建國豫之作樂觀之省方噬嗑之明罰復之
 閉關无妄之育萬物渙之享帝立廟皆王者之事
 從古而然故稱先王節初齊氏曰唐虞萬國周止
 千八百國而孔子猶言萬國者衆建而少其力也
 衆建則多助少其力則易制周制殆非孔子意也
 然則曰先王其不爲周言歟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有氣而无質能畜而不能久况行於天上而宋
 能下及萬物則其畜也小君子以懿文德猶風行
 天上僅能舒卷煙雲而成文耳懿者柔淑粹美之

謂如容儀之温恭言辭之和婉皆足以為德之文飾不能如大畜之前言往行所識者多而所畜者大也懿取異體柔順之象德取乾體剛健之象文象互離之文明平菴項氏曰以山畜天則其所畜大矣以風畜天則其力之所至止於盪摩披拂是以謂之小懿者小德之名君子以小懿而文大德雖不若前言往行啓發培灌之多然而和氣令辭婉容愉色所以輔成其德者不可廢也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澤如湖海之類是也兌澤瀦水於下而乾天運行於上履之象也君子以辨別上下之分蓋將定民

之志使士農工商各安其業而不生覬覦之心也序卦云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乃有禮之卦也曲禮云夫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今夫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不言於上天下水之訟又不言於上天下地之否而必言於上天下澤之履何也曰上天下地其分自遼絕又何必辨上天下水其行自相違亦不必辨唯上天下澤則有不可不辨者焉蓋澤水漫漶遠望則與天相連不知孰為天孰為澤此君子所以觀此象以辨上下定民志也伊川程子曰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

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
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
有定志愚謂民志不定蓋由尊卑無等貴賤無別
則不知孰爲上孰爲下也上下不辨則卑踰尊賤
妨貴天下紛紛何時而治乎上下既辨民知尊卑
有等貴賤有別截然如天淵之不侔則其志一定
各安其所履而莫敢覬覦然後可以言治也聖人
之於易象疑似之間必致意焉故不曰天下有澤
亦不曰澤在天下而必曰上天天下澤者所以嚴君
臣上下之大分也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

右民

乾上坤下天地之定位也泰之爲卦則下乾而上
坤上下易位蓋象天氣之下降地氣之上騰故曰
天地交泰所以不曰地天交泰而必曰天地交泰
者天君象也地臣象也地不可以先天臣不可以
加於君也后謂時王古者天子與諸侯皆稱后天
子爲元后君天下也諸侯爲羣后各君其國也或
以后爲繼體守文之君其說亦通天地之道以陰
陽言天地之宜以時勢言財裁通用左右古佐佑
字財成者因其全體而財成之所以制其過也輔
相者隨其所適而輔相之所以補其不及也氣化

流行有寒有暑后則財成其道分春夏秋冬而為
 四時地形廣袤有燥有濕后則財成其道分東西
 南北而為四方春宜耕夏宜耘秋宜獲冬宜藏此
 天時之宜也后則輔相其宜使之當春而耕夏而
 耘秋而獲冬而藏皆得其當高宜黍下宜稻此地
 勢之宜也后則輔相其宜使之高者種黍下者種
 稻無不得其當如堯典之曆象日月星辰而以閏
 月定四時成歲禹貢之別九州則三壤皆財成輔
 相以左右斯民之法也后觀天地交泰之象以任
 財成輔相之責於兩間以左右斯民使之用天之
 時因地之利以遂其生養所以贊天地之化育也

左右即輔翼匡直之謂與益稷左右有民之左右
 同紫巖張氏曰陽為左陰為右左右之而使歸中
 也愚謂在天地則財成之以制其過輔相之以補
 其不及在斯民則左右之以救其偏無非皆欲其
 中也易道之貴中蓋如此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否卦上乾天下坤地上下不交而窒塞不通否之
 象也是時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以儉嗇其德
 所以遠避小人之害也儉者收斂於內而不敢呈
 露也辟與避通用君子於此唯欲全身遠害而已
 豈以爵祿為榮雖繫馬千駟弗顧也萬鍾於我何

加焉是故人君之爵祿不可得而榮之也紫陽朱子曰收斂其德不形於外以辟小人之難人不得以祿位榮之秀巖李氏曰歐陽公集古錄跋尾載漢玄儒婁先生碑云父安貧守賤不可榮以祿與朱子說同紫巖張氏曰坤吝嗇為儉德三陽在外為辟難坤邑為祿平菴項氏曰儉德辟難不與害交也不可榮以祿不與利交也此君子所以體天地不交之象也世固有假避禍之名以保榮祿者故聖人必兼言之不可榮猶言不可得而榮非戒其不可也儉德又屬地之嗇不可榮以祿又屬天之高金華唐氏曰夫而不施祿是去小人以為

己利也否而榮以祿則邦無道而富貴也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不曰天下有火亦不曰火在天下而必曰天與火者天覆於上火炎於上是天與火相同也是故天與水相違則為訟天與火相同則為同人卦名同人而象辭乃云君子以類族辨物得无異乎蓋族有遠近之不同類聚之則近者同乎近遠者同乎遠物有高下之不同辨別之則高者同乎高下者同乎下而無不得其同也準齋吳氏曰泰乃君子之卦否乃小人之卦同人乃分別君子小人之卦故取高明之象言之深居馮氏曰類族象天之兼

覆辨物象火之鑒形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離在坤下則為明入地中明夷離在乾上則為火在天上大有夷則明入地中而不見有則明在天上而大也紫陽朱子曰火在天上所照者廣為大有之象所有既大無以治之則釁孽萌於其間矣天命有善而無惡故遏惡揚善所以順天反之於身亦若是而已矣愚謂物有善有惡宜有以彰別之不然則善惡混淆惡者日茂而善者莫之能伸君子以惡不可縱善不可隱於是見人有惡即止遏之使之不復為惡有善即顯揚之使之勇於為

善所以然者非君子之私意也順天命也蓋天命有德作善則降之百祥故君子揚之也以天天討有罪作不善則降之百殃故君子遏之也亦以天君子豈容心於其間哉不過順承天之休命耳休美也天之命蓋有善而無惡也誠齋楊氏曰同人明在下而不敢專故止於類而辨大有明在上而由己出故極於遏而揚準齋吳氏曰此象大義是謂人君有高明之德則為去小人用君子獲天祐也節齋蔡氏曰遏惡揚善離象順天休命乾象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山本高於地者而曰地中有山則以卑蘊高含蓄

而不露圭角謙之象也。衷多惡盈也。益寡益謙也。君子以己下人，不敢自高，以善與人，不敢自有。於是裒取己之有餘，以增益人之不足。又稱量其宜而均其施，與猶權衡然，不至於過，亦不至於不及。適平而止，非謂奪甲之多，以益乙之寡，而必欲物之齊也。衷多益寡，象山在地中，稱物平施，象山與地平，稱平聲。施去聲。衷，鄭荀董氏蜀才作桴，云取也。字書作梧。廣雅云：梧，減也。或疑地中安得有山，蓋非實象。平菴項氏曰：此正實象也。以天下地勢觀之地之最下而負海者，其中最多大山，非地中有山而何？若曰：地下有山，則不可爾。或者疑之曰：

謂地下有山，何為不可也？愚應之曰：非知渾天之說，不足以語此。知渾天之說，則知山與水皆在地中。猶人身中之有骨與血，故比與豫皆言地中。若地下則是虛空，安得有山。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在地中，其聲未發，則其氣閉鬱。及其出地奮發，而有聲，則其氣通達，而和暢。豫之象也。豫之為卦，內坤順，外震動，和順積中而發於聲樂之象也。樂記云：樂者，天地之和也。又云：樂者，所以象德。豫之象辭云：先王以作樂崇德，謂先王作一代之樂所。

以發揚祖考之德而尊崇之也崇德諸儒皆以為
 褒崇功德又添一功字唯深居馮氏謂褒崇祖考
 之德乃與象辭之意合今從之殷盛也薦享禮也
 上帝天之尊稱以主宰而言故謂之帝以配祖考
 當作配以祖考如商湯祭昊天而配以嚳祭五帝
 而配以契是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祀上帝而
 以祖考配報本之道也樂外也德內也作樂象震
 之動崇德象坤之順帝出乎震震在上有上帝之
 象五艮為門闕五坎為隱伏有宗廟祖考之象節
 初齊氏曰祭義云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又云
 禘有樂而嘗無樂先王祭祀之禮蓋合乎天道以

仲春之月雷乃發聲是以春禘有樂至秋嘗之時
 雷乃收聲是以無樂郭白雲引此以明先王作樂
 之道因雷之收發其微如此夫雷之出於地上春
 分時也文王八卦以震準之震正春也而曰帝出
 乎震雷出而帝與之俱也夾鍾二月律也郭兼山
 謂周大司樂以圜鍾為宮而奏於圜丘圜鍾夾鍾
 也正體豫以作樂也圜丘祭天郊祭也周之郊以
 后稷配天故言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然郊特牲
 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則雷在地中時也而易與大
 司樂云爾者豈其始用冬至而周公時已用仲春
 歟其曰先王豈周以前皆仲春歟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發聲於春收聲於秋兌正秋也時為秋則雷亦隨時而收聲故曰澤中有雷隨若言雷震於澤中澤隨震而動則是歸妹之象非隨之象也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者時動則動時靜則靜時當止息君子亦隨時而止息禮君子晝不居內夜不居外隨時之道也夫當旦晝之時事物交接於前君子蓋不能不與之酌酢至昏晦之時羣動既息則君子不能不與之俱息若乃終日役役至暮夜而不知止息則神疲力竭而弗能繼矣豈隨時之道哉或曰然則周公坐以待旦孔子終夜不寢非歟曰嚮

晦入宴息君子之隨時處常也待旦不寢聖人之救時處變也震東方之卦日出之地曰暘谷兌西方之卦日入之地曰昧谷今自震東而趨於兌西有嚮晦之象卦互巽入艮止有入而止息之象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小畜之風在天上觀之風在地上渙之風在水上並無所阻故皆言行蠱之風則止於山下為山所阻而不能條達故不言行而言有康節邵子曰蠱者風之族也蠱以風化故風字從虫今夫山下有風則木多滯淫而蠱生焉蠱之象也振起也君子以振民育德者民心偷惰而風俗澆薄則當振起

之使之深耕易耨歡於生業而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則庶乎民德歸厚也育德與蒙取象同而其意則異蒙言育德乃君子之德蠱言育德乃民之德紫陽朱子曰振民有風之象育德有山之象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上之地岸也岸在澤上而下臨於澤故曰澤上有地臨言其相臨而最親近也君子之臨民豈以威加而力制之蓋以德教容保之而已若以刑政臨民又施以威力是不能容又安能保民乎哉教取兌口之象容取坤腹之象節齋蔡氏曰教思无

窮澤潤地之象也容保民无疆地容澤之象也蛟

峰方氏曰思訓斯語辭

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之行於地上則卑而及物所加者偃所觸者動有周遊歷覽之義故為觀之象先王以省察四方俯觀民之風俗而就為之設教如王制所謂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令市納賈以觀民之好惡修其教不易其俗是也夫風行地上各隨其時時為二月則谷風至自東時為五月則凱風至自南時為八月則闔闔風至自西時為十一月則廣莫風至自北四時所至無有差忒先

王之省方二月則東巡守五月則南巡守八月則西巡守十有一月則朔巡守亦猶風行地上而無不周及也平菴項氏曰方與民屬地省之觀之教之屬風

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諸卦象皆順說唯泰與噬嗑倒說泰不言地天而言天地此聖人崇陽抑陰尊君卑臣之微意也噬嗑不言雷雷而言雷電伊川程子紫陽朱子皆以為倒置或曰按噬嗑之彖傳云雷電合而章蓋取其交而相合耳不交則為雷雷交則為雷電也愚則曰噬嗑之象豈有他哉不過取其威明二者之

並行耳先王以明罰勅法則威明並行亦如雷與雷相合而震耀使天下知所畏而莫敢犯也或又疑之曰若然則噬嗑與豐取象何以異哉曰豐則光明後動猶雷閃而雷繼之震而擊物故豐之象曰折獄致刑噬嗑則不然雷先動於下電乃明於上唯震耀而已不擊物也故噬嗑之象但曰明罰勅法明罰如金作贖刑所以懲其過也勅法如象以典刑所以防其惡也言之於設教之後所以輔教之不逮也秀巖李氏曰釋文云勅俗字也字林作敕圭叔呂氏曰明罰離象勅法震象明而示之雖愚知避嚴而勅之雖悍知畏深居馮氏曰離火

也而不為火者五卦其遇雷則為電噬嗑豐是也
遇地則為明晉明夷是也而重離亦以明言之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艮山靜而止質也離火動而明文也火明於山下
則質而以文故曰山下有火賁夫山下安得有火
所以有火者有人於此居之也人居於山下則煙
火藪集與荒山寂寞之境不同矣庶衆也與庶物
之庶同非謂其小也秀巖李氏曰政與獄皆有小
大不當執庶字以為小也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
獄者修明庶政之治具則可飾之以文若斷獄則
不可也書呂刑曰非佞折獄唯良折獄佞為口才

也口才且不可斷獄矧可以文而飾之乎苟恃其
明察而深文巧詆緣飾以沒其情在小人則敢如
是在君子則无敢如是也君子而如是則非君子
矣豐卦明於內而動於外故其象曰折獄致刑賁
則明於內而止於外故其象曰明庶政无敢折獄
深居馮氏曰明庶政者離之明无敢折獄者艮之
止又曰先之以臨觀之教養後之以噬嗑賁之刑
政刑特以輔教而已

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之根深藏於地中不可得而紀極而曰山附于
地以衆人所共見者言之耳莫高匪山今乃附著

於地剝之象也山之巔高出於地上安靜而不搖
 蓋以地厚故也宅居也為人上者欲安居於上可
 不使下之厚乎書五子之歌云民惟邦本本固邦
 寧蓋本固則邦寧下厚則上安未有本不固而邦
 寧下不厚而上安者也謂之上者凡居衆人之上
 者皆不可刻剝其下非但人君為然也隆山李氏
 曰易中象辭曰大人曰君子曰先王而此獨曰上
 者剝之世在下羣陰盛極而猶有一陽在上作易
 者喜見之故指在上之一陽而為之辭也圭叔呂
 氏曰厚下坤象安宅艮象上九一爻為廬亦宅之
 義卦取柔變剛義象取上安下義各有所主也平

菴項氏曰凡彖所言皆六爻消長之象凡象所言
 皆八卦取物之象大抵卦有吉凶善惡而象无不
 善者蓋天下所有之理君子皆當象之遇卦之凶
 者既不可象之以為凶德則必於凶之中取吉以
 為象焉剝與明夷是也人君无用陰剝陽之理則
 當自剝以厚下君子无用暗傷明之事則當自晦
 以蒞衆凡此皆於凶中取吉諸象之例皆然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復十一月之卦是時天氣正寒而井泉初溫陽氣
 在下故也先王以至日閉關而不通往來故商旅
 於至日不行后於至日不省方蓋安靜以養其稚

陽之氣不敢先時而動夫震陽初復於坤地之下其氣至微唯安靜而後能長是宜愛護以養之未可勞動人或動而泄之是爭天地之先而分奪其氣也先王謂古先哲王后謂時王或謂后乃繼體守成之君言先王而又言后所以別於先王也至日閉關乃先王之遺法至日不省方後王遵先王之遺意也平菴項氏曰彖取陽之復來故可以出入象取雷之在地中故不可以行不可以出彖與象取義不同諸家與彖同說則非象象之例亦非此象之義也愚按書舜典云十有一月朔巡守正當省方之時今乃曰后不省方蓋為冬至之一日

爾他日不然也夫關所以通來往豈可閉商旅皆欲出於塗豈可使之不行今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亦不過謂冬至之一日而已閉關象坤之闔戶商旅象坤之眾震為大塗商旅所行之路坤為迷不行之象也坤為地方之象也顏師古訓方為常謂不省方為不視常務殆非也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六十四卦之象例作一句無分為兩句者先儒皆以天下雷行為句物與无妄為句誤矣唯胡旦與深居馮氏雲間田氏以天下雷行物與作一句今從之无妄之為卦上乾天下震雷雷之動於天下

而无妄行物之動於天下亦无妄與故曰天下雷
 行物與无妄與者應也无妄誠也天以誠動物以
 誠應皆无妄也兼山郭氏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載
 日月无私照率歸之自然而已此无妄之本也愚
 謂无妄則誠誠者天之道也天之道自然而已矣
 天道出於自然雷之行於天下物之動於天下亦
 莫不皆出於自然夫唯其皆出於自然是以雷發
 聲則萬物出而與之俱動有翼者動而飛有足者
 動而走生於山林者動於山林生於川澤者動於
 川澤其動也時至而氣自化蓋無一物不由乎天
 理之自然豈有妄邪先王以茂對天時長育萬物

夫何為哉亦不過順天理之自然而一出於誠耳
 豈有妄邪夫天有是時先王非能先後之也對而
 循之耳物有是生先王非能損益之也育而成之
 耳中庸之所謂誠即易之所謂无妄也中庸云唯
 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
 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
 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子
 思之說蓋本乎此伊川程子曰茂對之為言猶盛
 行永言之比無他說也節齋蔡氏曰對與對上帝
 之對同言至誠之動無時不對無物不育也平菴
 項氏曰時以象天物以象震節初齊氏曰象言育

者三卦蒙也。蠱也。无妄也。蠱上艮互震在下蒙无妄皆下震互艮在上震者物之生理而艮所以育之也。一陽入於坎出於震而艮在坎震之間此育之意也。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漢上朱氏曰天在山中以人所見為象聖人論天地日月皆以人所見言之。深居馮氏曰以氣言之天之氣藏於山中亦為大畜之象天之氣固無不在唯山則氣所附而能藏畜之也。愚謂大畜之為卦下乾天上艮山是為天在山中大莫大於天而曰天在山中則其所畜者大矣。今人以九霄之上

日月所麗處為天遂疑天不在山中殊不知地之上虛空處皆天也大凡掘一尺地則有一尺天是故井中有井中之天洞中有洞中之天室中有室中之天山中有山中之天何必以九霄之上乃為天哉。小而壺中甕中亦莫不有天又何必以天不在山中為疑哉。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君子以多識前賢往聖之善言善行而學以聚之則其胸中所得日以富矣。蓋其所識者多則其得之所蓄者大也。識音志與論語默而識之識同平菴項氏曰文在外故為小畜識在心故為大畜。漢書作志義同。深居馮氏曰識記也多識如天之容覆畜德如山

之圍繞虛齋趙氏曰互震足充口於中爻有言行畜德之象

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者禽獸草木生植之地雷動則禽獸草木皆動蓋不可非時而動也雷動而在山上則聲已出山是為小過在山下則聲猶未出山其動不至於過是頤養之象也人之所養在乎言語飲食言語妄出於口則禍至飲食妄入於口則病生二者皆養德養身之切務君子知禍從口出病從口入是以慎節其出入頤乃口頰之象故取其切於頤者言之曰慎言語節飲食充此言語之類則凡號令文

教之出於己者皆所當慎而不可悖出充此飲食之類則凡貨財賦稅之入於上者皆所當節而不可悖入虛齋趙氏曰言語飲食取其動慎與節取其止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水蓋潤養其木者也今也高漲而浸滅其木不亦過甚矣乎是大過之象也木雖為水浸滅而其根幹未嘗動搖故君子之於時也在位則獨立而不懼不在位則遯世无悶獨立不懼非有大過人之才不能也遯世无悶非有大過人之德不能也揚庭鄭氏曰獨立不懼居大位任大事者也遯世

无悶有大德无大位者也其說是已夫當此大過之時尚可以有為則君子之在其位任其責者不容不為故雖千萬人吾往矣夫何懼果不可以有為則君子之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者退而避之而已有何悶君子之才之德大過於人故能若是不然則獨立而人莫我輔能不懼乎遯世而人莫我知能无悶乎獨立象巽木之植遯世象巽之伏不懼无悶象兌之說紫巖張氏曰序卦云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考大過之象非養之有素其能至於是乎節齋蔡氏曰獨立不懼巽木象遯世无悶兌說象

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坎為水下卦坎上卦又重之以坎故曰水洊至習坎洊之義與洊雷震之洊同雷曰洊聲相續也水曰洊流相續也水之流也前者往而東去後者又從而西來往者過來者續往來相繼繼而不絕是兩坎之象也坎字上加習蓋承卦辭之誤常德行謂德行有常而不改習教事謂教事練習而不輟治已治人必皆重習然後熟而安之也節齋蔡氏曰常德行坎剛中象習教事重坎象或曰坎北方之卦積陰肅殺之氣在焉坎險也難也兵凶器戰危事以其行險而犯難也故重坎取兵武之象教

事如月令仲春教振旅仲秋教治兵之事是也詩
常武云有常德以立武事德行無常而欲武事之
立難矣論語云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戰乃武事
而以文事教之古之道也武事而無文之教則殘
民以逞不敗丘者幾希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離明也下卦離上卦又重之以離是為明兩作非
並作也水就下故坎言水洊至火炎上故離言明
兩作也秀巖李氏曰明兩作雷雨作二象皆當以
作字為句深居馮氏曰日出曰明沒曰昏作起也
發也與詩薇亦作止之作同解言雷雨作亦此義

也明作猶言明發兩猶再也日一而已而旦且明
作以見重離之象愚謂離為日不稱日而言明天
無二日也他卦之離有在上者有在下者亦皆不
稱日何也日君象也易道無所不通稱日則唯人
君可用如士庶皆不可用也大人以德言乃王公
之通稱蓋有大德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者也
繼明者今日之明繼前日之明而不絕其明相繼
不絕故能徧照四方不然則耳目所及且不能照
又安能徧照於四方萬里之遠哉繼明即是明兩
作謂前日在下位而其明如此今日在上位而其
明亦如此前後自相踵蓋皆一人之明非謂後王

而繼前王之照而世襲其明也紫陽朱子曰明兩作猶言水洊至今日明來日又明若說兩明却是兩個日頭白雲郭氏曰六十四卦唯離象獨稱大人大人者與日月合其明故稱大人伊川程子曰諸象或稱先王或稱后或稱君子或稱大人稱先王者先王所以立法制建國作樂省方勅法閉關自物享帝皆是也稱后者后王之所為也財成天地之道施命誥四方是也君子則上下之通稱大人者王公之通稱

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上何為而有澤澤氣上蒸於山而山受之也山

上而有澤則山體中虛可知矣山唯中虛乃能受澤心唯中虛乃能受人心有私主而物欲窒之則自滿自是必將拒人故君子觀此山上有澤之象而以虛受人也家語云損其自多以虛受故能成其博也與此同旨圭叔呂氏曰虛取山之虛象受人取山受澤之潤象節初齊氏曰所謂受者歸斯受之也若有心於受則已非虛矣又曰澤非山上所有也而有焉蓋為山之虛也使止欲象澤之通於山則豈不可如蹇之山上有水而必曰澤非以其有水也以其虛也彼實也故為蹇此虛也故為咸趙氏輯聞云彖辭爻辭與象辭義各有攸主易

變無窮聖人之取義未嘗執一釋彖言咸感釋象言虛受唯圓機之士可以學易

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迅則風烈風飛則雷厲二者常相從而不厭故曰雷風恒方謂事情所向立不易方謂君子卓然自立有定向而不妄動也平菴項氏曰巽入也而在內震出也而在外二物各居其位故謂之恒雷入而從風風出而從雷二物易位而相從故謂之益象於恒言立不易方於益言則遷與改其義明矣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紫陽朱子曰天體無窮山高有限遯之象也愚謂遯之義雖是退避亦取遠去之意以象言之山上於下天行於上天蓋遠於山而相去甚遠絕也君子觀象以遠小人豈有他哉不過危行言遜而已遜其言則不惡不使之怨也危其行則有不可犯之嚴不使之不遜也此君子遠小人之道也若怒悻悻然見於面目發於聲音則疾之已甚適致小人之忿怨以激其變耳豈全身遠害之道哉遠去聲惡入聲張橫渠讀為憎惡之惡亦通不惡是君子待小人之禮嚴是君子守己之節天下有山遙望之天與山若相連接何惡之有及到山頂則山

自止於下天自行於上山於天邈不可干豈非嚴乎隆山李氏曰大畜之為卦天在山中蓋艮在上而乾在下乾之健進艮而止之故曰大畜遯之為卦天下有山則是乾在上而艮在下乾之健行于外艮在下而不能止之故曰遯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在地中則陽氣潛藏出地則陽氣奮發在天上則陽氣甚盛是大壯之象也大壯二月卦雷在發聲之時也雷之發聲必以其時非其時則不發君子之舉動必由乎禮故非禮則弗履禮者天理之節文取乾天之象履者足之動取震足之象或曰

乾為首震為足以足加於首此非禮之甚者也冠雖弊猶不可加以屨何況乎首而可加以足乎聖人以震在乾上足無加首之理故特曰非禮弗履漢上張氏曰雷在天上非所履而履故史墨謂雷乘乾為臣強之象君子以是動必以正非禮弗履也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謂離日之明不言日而言明詳見離象或謂日君象也不敢指斥故稱明以代之非也日者眾陽之宗若月若星若河若電若霞若霓皆假日以為明日之明乃自己之明也未出地則其明為地形

所蔽及其出也漸漸升騰而起則其明昭著於上
 晉之象也明德君子固有之德也自昭者自有此
 明德而自明之也夫人之德本明其不明者人欲
 蔽之耳人欲蔽之不能不少昏昧而其本然之明
 固未嘗息也忽爾省察而知所以自明焉則吾本
 然之明亦如日之出地而其明昭著初無增損也
 自之一字蓋謂由吾自己為之耳非由乎人也大
 學所謂明明德所謂自明與此同旨乾之象曰天
 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我竭我力也晉之象曰明
 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我明我德也君子唯
 盡其在我而已矣平菴項氏曰明德以象日自昭

以象地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泣衆用晦而明

按渾天之說天包地地在中猶鷄卵中黃天虛
 空無體日行於虛空遠地而轉其出也在虛空之
 中與地相去懸絕其沒也亦然何嘗入於地中此
 卦下坤上離離日在坤地之下其明隱而不見故
 曰明入地中地之中惟有水耳日何嘗入之哉泣
 臨也泣衆不用晦而明則衆心睽疑以此為明則
 亦不明甚矣用晦而明則衆乃安和是以君子之
 明必用晦也用晦於外而明於內君子蓋觀此明
 入地中之象而得泣衆之道故唯韜光晦迹以遠

害不察察以為明也家語云水至清則無魚人太
 察則無徒明其可盡用哉伊川程子曰古之聖人
 設前旒屏樹者不欲明之盡乎隱也深居馮氏曰
 所泣者眾安得人人而察之泣之象離明也而入
 坤地之中為晦之象虛齋趙氏曰自昭者治己之
 德用晦者泣眾之道

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齊家之道自修身始此風自火出所以為家人之
 象也君子知風之自於是齊家以修身為本而修
 身以言行為先言行之接莫親且久於家人豈容
 有一毫矯飾是以君子言必有物而無妄行必有

恒而不改物謂事實言而誠實則有物不誠實則
 無物也恒謂常度行而常久則有恒不常久則無
 恒也深居馮氏曰體異以言有物入人之謂言也
 體離以行有恒可見之謂行也

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火性炎上而又在兌澤之上澤性潤下而又在離
 火之下上不逮下下不奉上二卦合體而性不同
 睽之象也君子以同而異是謂於大同之中有不
 同者焉非謂求異於眾也猶之飲酒雖與眾同飲
 而不同沉湎耳論語云君子羣而不黨中庸云君
 子和而不流此即同而異之謂也同象二女之同

異象火澤之異伊川程子曰在人理之常則莫不同於世俗之失則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秀巖李氏曰彖言睽中有合所以責君子之濟睽象言同中有異所以論君子之不苟同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坎水本流通之水若出於艮山之下則為蒙泉之始達今在艮山之上澁滯而不流通蓋為土石所礙耳夫以艮山之峻阻而有坎水之險陷在其前則險阻艱難不勝跋涉勞苦矣蹇之象也君子之遇蹇則反求諸身自修其德而已有所未善則必

改無歉於心則唯加勉不行險以徼倖也孟子云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此之謂也虛齋趙氏曰反身取艮之背修身取坎之心節齋蔡氏曰反身者止乎外艮象修德者養乎中坎象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深居馮氏曰易有兩卦自為義例者雲雷為屯雷雨作為解愚謂震雷在下而坎水在上則水氣結而為雲屯之象也震雷在上而坎水在下則水氣散而為雨解之象也秀巖李氏曰明兩作雷雨作二象皆當以作字為句愚謂作者動也明兩作動

而又動也雷雨作謂二者俱動也君子觀此解散之象以赦過宥罪凡有過誤而非故犯者則赦而釋之有罪惡而當刑罰者則宥而寬之號令如雷之震而天下無不聳動恩澤如雨之霑而天下無不喜悅使幽閉久繫之人一旦弛其禁錮脫其桎梏如陷穽中出而復見天日則其憂悶鬱結之氣无不解散所以體天地與物為新之意而與民為新也過言赦罪言宥聖人之意可見矣蓋過誤可赦故犯不可赦也故唯寬之而已若赦之則非義也赦過宥罪固君子之仁心然小過可赦過之大亦不可赦也小罪可宥罪之大亦不可宥也赦宥

之令數出則長姦滋惡豈良民之幸歟當知易之所謂赦過宥罪特因險難解散而與民更始故有是也不然何以於蹇卦之後言之節齋蔡氏曰赦宥解義過動震象罪陷坎象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咸損二卦以山澤上下取義所重皆在山與彖傳之說不同夫彖傳自是一說象辭自是一說其說或相通或不相通蓋不可強同如必欲合為一說則豫之作樂崇德豈可以為建侯行師復之閉關不行豈可以為利有攸往哉夫山澤二者其氣相通者也山體中虛而受潤於是澤氣上通而山上

有澤是為咸之象山下有澤則澤寇山而山塞澤澤也日壅山也日削是為損之象揚子雲曰山殺瘦澤增高其說是已人之忿怒氣湧與山之窾兀相似況多忿如少男者乎故君子懲之必如山之傾摧人之意欲無厭與澤之汙下相似況多欲如少女者乎故君子窒之必如澤之填塞紫陽朱子曰懲忿如摧山窒欲如填壑亨仲鄭氏曰通互體論之震動忿也艮山止之是為懲忿兌說欲也坤土塞之是為窒欲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恒言雷風恒益言風雷益並無所謂上下蓋風雷

相遇於天地間上下無常不可以上下言也若曰雷下有風恒風下有雷益是何言歟今人見益之象辭但曰風雷益遂以為風雷相益未之思爾撓萬物者莫疾乎風動萬物者莫疾乎雷二者固不相悖然而風乃陰氣也唯能撓物而已其所以成發育之功者得雷之陽氣動而為之助耳如山下有澤損謂艮山因兌澤之寇而為損非為山澤相損也風雷益謂巽風得震雷之助而為益非為風雷相益也易以陽為善陰為不善風陰氣動則撓物則謂之不善可也物為所撓而衰者以損枯者以折豈非過甚者乎得雷之陽氣相助遂為之鼓

舞於兩間變其昔者殺物之不善轉而為今日生
 物之善夫是之謂益君子見人為善則喜而遷就
 之知已有過則悔而改更之亦猶風得雷助而為
 益也震出也入而在內巽入也出而在外遷改之
 象也與恒之立不易方蓋相反或謂彖傳之意蓋
 謂損下益上為損損上益下為益皆以下卦為重
 今曰山為澤所寇而為損風得雷之助而為益則
 以上卦為重無乃與彖傳之意相悖乎曰彖傳言
 六爻剛柔之義象辭言二體上下之象非相悖也
 各有所發明也彖傳自是彖傳意象辭自是象辭
 意豈可併而為一而必欲求其同哉節齋蔡氏曰

遷善震象改過巽象

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高莫高於天卑莫卑於澤澤安得上於大而夬之
 象辭乃云澤上於天何也曰澤上於天謂澤之氣
 上騰於天也夬與需下卦皆乾也坎在乾上則為
 需之待兌在乾上則為夬之決又何也曰乾陽卦
 也坎亦陽卦也以坎遇乾彼此皆陽故坎水之氣
 上騰於天則油然作雲未能成雨是為需之待兌
 陰卦也以兌遇乾陰陽和洽故兌澤之氣上騰于
 天則成雨而下降是為夬之決也且夫需之為卦
 下乾天上坎水中互兌澤離日初二三四亦有夬

之象而其義不為決而為待者天上猶有日而為
 雨未成夬之為卦則乾天之上純是兌澤其決也
 沛然下雨故其義不為待而為決也施去聲與謙
 象稱物平施之施同祿食祿也君子之施祿須當
 果決不果決則不能及下也古之人與賢者共治
 天職共食天祿未嘗以德自居若以德自居而猶
 豫弗施則非夬決之義君子之所深戒也施祿取
 兌澤在上之象居德取乾天在內之象南軒張氏
 曰居德則忌言不居其德節齋蔡氏曰居德而不
 施則與象反矣故忌蓋祖南軒之說王弼以則字
 作明字非也

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天下有風與風行地上不同行者在地而行各以
 其方故觀之象曰省方觀民設教有者自天而下
 無往不遇故姤之象曰施命誥四方省方必親臨
 而觀之先王之事也誥四方則施命而已后王之
 事也先王既設教矣后王不過遵先王之命施於
 四方而誥戒之不親臨也至尊者王至卑者民一
 尊一卑豈能相遇而况四方萬里之遠又安能一
 一與之遇哉今也施命誥于四方則猶風之降自
 天而無不遇矣風之在天下水遇之則波谷遇之
 則鳴草遇之則偃木遇之則撼凡天上之物與之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相遇蓋無有不感動者是故天之鼓舞萬物而萬物皆感動者風也后王之所以鼓舞萬民而萬民皆感動者命也命自后王而出猶風自天而降也四方東西南北乾天之下皆是也異為風而有聲命與誥之象也

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上於天則決而為雨夬之象也澤上於地則聚而為湖萃之象也川壅為澤澤乃眾水之所聚如彭蠡震澤之類是也聚之眾者莫若戎器君子以簡治戎器之弊壞者易而新之所以戒備不虞之變庶幾有備而無患也虞度也戒不虞謂戒謹虞

度之所不及也大雅抑詩云用戒不虞箋云用備不億度而至之事兌西方殺氣屬金故言戎器互異體故言除坤藏而不露故言不虞兌為口故言戒王肅曰除猶修治也伊川程子曰除謂簡治去弊惡也紫陽朱子曰除如詩天保何福不除之除秀巖李氏曰除本亦作儲又作治深居馮氏曰除去聲除舊置新曰除亦猶治亂曰亂馴擾曰擾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木生於地中自下而上升之象也書太甲云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君子以順修其德豈一曰遠能高大蓋自其微細積累然後至於高大也

今夫木芽蘖始生之時毫末耳積累以至歲月之深則尋丈之高可以干雲合抱之大可以蔽日君子之於德豈異是哉順德猶言率性循理順則可進凡物之進長皆以順觀地中生木之象則得之矣王肅順作慎非也釋文云以高大本或作以成高大嵩山晁氏曰王昭素云成字諸本或有或無愚謂有成字者是平菴項氏曰順德坤也積小以高大巽也坤為順巽為高物之高必以積其所積必以順非順不可積非積不能高也

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坎水在上而兌澤在下則澤上有水節之象也兌

澤居上流坎水居下流水流下則澤中無水困之象也或謂卦互離日離又為乾卦蓋離日以燠之則坎水乾涸猶人之精疲神乏而憔悴也是之謂困遂志猶言從吾所好困而致命遂志非君子則不能小人處此則凡可以幸免者無不為也卒亦不得免焉徒喪其所守而已君子則不然君子所志將以身救天下之困窮見危則委致其命死則含笑入地無憾也諸說多有以致命為推致於天付窮達於天而遂吾之志而已豈易之教哉紫陽朱子曰致命猶言授命致者持以與人而不之有也又曰論語中致命都是委致之致事君能致其

身與士見危致命見危授命皆是此意深居馮氏曰體坎陷以致命體兌說以遂志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井卦下巽木上坎水而曰木上有水井何以見其為井之象也先儒皆因彖辭言瓶遂以象辭之木為輓轡為桔槔為汲水桶然彖辭取象自是一義象辭取象又自是一義豈可以彖辭之瓶為象辭之木哉準齋吳氏曰象辭不言木上於水而明言木上有水是謂水之下有木明矣蓋井之為井水下無木為底則泥隨汲水而動其水必濁故周回甃砌雖磚累而底則用木而不用磚底若用磚則

泥實而泉眼不通唯用木則泥有所護汲不至濁而水木之性相宜泉眼且無窒塞之患此木上有水所以為井之象也或謂六十四卦之取象皆據自然無用人為者木上有水乃自然之理如木根入地而津液上行達於木杪有井水白下而上之象古人鑿井蓋取諸此今欲知木上有水之說當求之未有井之先若謂木為輓轡為桔槔為汲水桶為井底幹此皆有井以後之說出於人為非理之自然也愚謂井卦之名命於文王非伏羲也伏羲畫卦之時蓋未有井而文王名卦之時則有井矣文王以伏羲所畫坎上巽下之卦有井象而名

之曰井是故象辭因以為木上有水井實取象於有井之後如鼎卦之象亦若是而已矣然鼎用烹飪井用汲亦皆自然之道也君子觀此井象而以為井田之法於是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使民服田力穡勤勞於下以奉養其上又勸其相助而不敢惰農自安亦猶井中之水養人濟物而以上出為功也坎勞卦也故言勞民互兌為口故言勸異順故言相相悉亮反秀巖李氏曰此言亦為井地設勸相即相友相助相扶持之意亨仲鄭氏曰先儒勞作力報反非也準齋吳氏曰以卦義詳之勞字當為動勞

之勞

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澤中有火謂有非其地不當有而有也澤中當有水今乃有火焉是變革之象也古者黃帝迎日推策始造歷法歷所以象日月星辰所會之次而授民以分至啓閉之時也積久閏差而四時不明則歷又不能不治故君子觀此變之象以治歷明時庶幾歷不差而四時明也治修也當修則修蓋不待改歲而後修也兌為史巫故言治歷離為明故言明時揚庭鄭氏曰澤中有火燼故根也深居馮氏曰大澤之中水落而有火革故之象益烈山澤

而焚之澤中之火也如雲夢跨江南北霜降水落
 半為平陸火時有之澤者水之所也而火在其中
 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澤將革矣時運之變有數存
 焉歷所以步其數也治其歷法而天時可明矣三
 代而下漢之太初唐之大衍其始未嘗不精且密
 行之歲久未有不差差則復革之以求合自古逮
 今歷不知幾革也是非術之罪也天動物也歷定
 法也天無時不動而欲以一定之歷步之宜其久
 而必差差而必革也洪容齋曰大衍之用四十有
 九一行以之起歷而革卦之序在周易正當四十
 九諸儒贊易皆不及此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伊川程子曰以木從火為然之象火之用惟燔與
 烹燔不假器故取烹象而為鼎以木巽火烹飪之
 象也制器取其象也乃象器以為卦乎曰制器取
 於象也象存乎卦不必先器聖人制器不待見卦
 而後知象以眾人之不知象也故設卦以示之卦
 器之先後不害於義也或疑鼎非自然之象乃人
 為也曰固人為也然烹飪可以成物形制如是則
 可用此非人為自然也在井亦然器雖在卦先而
 所取者乃卦之象卦復用器以為義也愚謂鼎卦
 下巽木上離火中互乾金兌澤有鼎釜烹飪之象

位君位也命天命也君子之正位也如鼎之不欹
傾則其命之凝也亦如鼎之不動搖蓋君位至尊
天命靡常非正則不凝也水結為凝凝則不動與
坤初六爻傳陰始凝之凝同鼎乃金液凝聚而成
者也君子體離之明端拱南面儼然人望而畏之
則如鼎之端正體巽之順協於上下以承天休而
天亦不庸釋之則如鼎之凝固或曰禹之興也聚
九州所貢之金以鑄九鼎夏亡而鼎遷於殷殷亡
而鼎遷于周周衰而楚強大遂覲而問焉周大夫
王孫滿對曰成王定鼎於郊鄒卜世三十卜年七
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

問也蓋三代之鼎猶秦漢以後之璽皆以為傳國
之寶

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洊之義與坎卦水洊之洊同震為雷上下卦皆震
故曰洊雷震古之人聞迅雷風烈必變况洊雷之
震乎君子以恐懼而又修省體此兩震之象也恐
懼者心之敬畏也修者修救其善而進之也省者
省察其不善而改之也恐懼取內震之象修省取
重震之象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艮為山以艮遇艮則上下皆山而兩山之勢相連

有兼并之象然其大小高下則各有其分其發育之功亦各隨其分而止君子觀此以思不出其位則亦安其所止而已矣位不特爵位凡人之安分如尸祝不越樽俎而代庖即不出其位之謂其義與論語同大抵人之所爲或至於出位者不思耳思則知其所止而不犯分安得出位思象互坎之心出象互震之出在上之山止於上在下之山止於下上下各止其所故言不出其位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有木與平地之木不同地氣溫厚則木之生也易山枯骨燥則木之生也難易則長茂速難則

長茂遲此升漸二卦之木所以不同也若山下木有木而遽爾栽木於山上則空闊而無所依不爲山風搖落者鮮矣今夫山上之有木蓋自山下以漸培然後延亘長茂相因而至於山之巔是積漸之象也君子觀此象以居賢德善風俗亦必以其漸書畢命云旣歷三紀世變風移是豈一朝一夕所能使之善哉君子之居賢德亦須以漸而進皆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居訓積與書益稷懋遷有無化居之居同釋文云善俗王肅本作善風俗郭京亦云脫風字紫陽朱子曰二者皆當以漸而進疑賢字衍或善下有脫字平菴項氏曰居賢德象艮

之止善俗象巽之入德不積則其入人也不深不足
足以善俗

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震為長男兄也兌為少女妹也澤上有雷猶兌妹
之上有震兄也婦人在家從父兄父死則兄嫁之
澤之從雷猶兌妹之從震兄也是故澤上有雷為
歸妹之象卦名歸妹則當從兄嫁妹之義推之說
者皆以為娶婦唯揚誠齋馮深居以為兄嫁妹今
從之嫁妹蓋與嫁女不同女乃已之所出妹與已
同父者也不幸父亡而以孤女遺我則吾為之兄
也當任其責以早嫁之使身有所托得以偕老而

永終則亦庶乎其可也若過時不嫁華落色衰而
身無所托則怨曠興焉蓋其敝必至於此也君子
以永終知敝豈特嫁妹為然凡事事物物皆然有
始則有終有新則有敝將欲永久其終蓋不可不
先知其敝早為之謀則不至于敝永終之道也若
待其敝而後救之則晚矣是豈永終之道哉書蔡
仲之命曰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
以困窮此之謂也歸妹女之終也兌為毀折敝也
互離為明所以知其敝而永其終也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光燁燁而滿目雷聲轟轟而盈耳無慊於心者

亦掩耳蔽目之不暇何況獲罪於天而其心有慊者乎今夫雷聲與電光二者皆至則豐盛可畏之甚矣以此之豐照臨其慊則凡有慊於心者莫不震懾而知服又何所逃罪哉君子觀此象以折獄致刑亦猶是也是故折獄則獄得其情而無有敢隱致刑則刑當其罪而無有不服蓋其威明並行如雷電聲光之皆至也折獄即斷獄也致刑致之於刑也伊川程子曰噬嗑言先王教法豐言君子折獄以明在上而麗於威震王者之事故為致刑立法以明在下而麗於威震君子之用故為折獄致刑旅明在上而云君子者旅取慎用刑與不留

獄君子皆當然也平菴項氏曰折獄用明象電

威用刑象雷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賁互坎水火在山下而又有坎水照映於其間故其火光歸聚而為賁旅互巽風火在山上而又有巽風吹乎其中故其分散而為旅茲蓋野燒延緣而過者耳猶旅寓而不以留也君子觀此象以明慎用刑而不留有罪者于獄蓋旅與獄皆非久處之地也王制云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夫用刑之道不明則冤固唯明者能用之然過於明則又傷於察是必謹慎而後

可然過於謹慎則又恐優柔不決而失之滯故又戒之曰不留獄或曰以六十四卦反覆觀之獄蓋起於訟終於中孚賁當聽訟之初故雖守噬嗑先王之法猶哀矜而無敢折者懼乘快之濫也旅猶在中孚議獄之前是當將斷之時故雖得豐卦折獄之情猶明慎而不敢留者懼淹禁之痠也深居馮氏曰噬嗑與豐以之明罰救法以之折獄致刑象離之明震之威也若賁與旅離明不易而震易為艮止矣故以之無敢折獄以之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曰無敢曰慎曰不留震變為艮之象紫陽朱子曰止在外明在內故不敢折獄止在內明在外

故不敢留獄平菴項氏曰明象火慎象山不留獄象火之過山

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巽為風上下卦皆巽如風之陣陣相繼故曰隨風巽申重也君子以申命行事者重複申明其命如風陣相繼而至也既告戒之又丁寧之使人聽信其說然後見之行事則民之從之也亦如風之迅速也大抵命令之出務在必行不行則徒為虛文耳今夫上順下下順上上下下皆順而所行者皆順理之事是以命出則無敢或違與停滯也申命行事取兩巽之象深居馮氏曰巽以順為體以入

為用故取象為風詩以風言教化猶易以巽言教命用觀以設教用姤以施命而用重巽以申命皆巽也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兌為澤上下皆兌則兩澤相附麗有交相滋益之象君子以朋友講習蓋朋友相與切磋琢磨則彼此皆有滋益也講者講其所未明講多則義理明矣習者習其所未熟習久則踐履熟矣此朋友講習所以為有滋益而如兩澤之相麗也若獨學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論語以學之不講為憂以學而時習為說以有朋自遠方來為樂蓋極天下之

至樂未有如朋友講習之為樂也兌為口講也習重習也卦疊兩口講而又講也節齋蔡氏曰講兌說象習重兌象

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渙者水之融液而泮渙也字從水從奘太玄以文準渙范望注云奘有文章故謂之文說文云奘文采明見也奘之旁加以火則奘乃火焰之光加以水則渙乃水波之文渙卦上巽風下坎水風來水面而水有文故曰風行水上渙夫風者無形之物也無所寓則無以見之今行於水上而水動成文然後見其為風之至鬼神亦無形者非設壇於郊

立廟於宮則其享上帝祭祖考也亦何所寓哉先
 王觀此象以享于帝立廟於是郊焉而天神格廟
 焉而神鬼饗有所寓故也深居馮氏曰享帝以坎
 坎為酒立廟以巽巽為木愚謂古者立廟必於國
 之東南祭享必以血故易中凡言廟與祭享之事
 皆取巽坎二卦巽居東南而坎為血也帝出乎震
 互震故言帝

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困卦上兌澤下坎水則澤在上流水自上流而去
 故澤無水為困以其不能節也節卦下兌澤上坎
 水則澤在下流水自上流而來故澤上有水為節

以其能節也節者限止之謂書禹貢云大野既豬
 彭蠡既豬是也馬融云水所停止深者曰豬愚謂
 澤所以止水也水流至此而止故謂之節君子制
 度數所以為節也議德行求其中節也數者一十
 百千萬也以算數事物之多寡故謂之數度者分
 寸尺丈引也以量度事物之長短故謂之度德存
 於中者行發於外者裁制之評議之非君子不行
 也虛齋趙氏曰上坎互艮制度數也下兌互震議
 德行也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澤體中虛而善受澤上有風則澤中之水隨動天

下之孚蓋無有速於此者伊川程子曰澤體虛故風能入之人心虛故物能感之風之動乎澤猶物之感於中故為中孚之象愚謂中孚之道近乎誠誠則物至而善應議獄特其一端耳獄成而又議之以獄乃人命所係也罪至此而又緩之以死者不可以復生也君子蓋知古人立法用刑之初意故不敢不盡其誠不然則嚴刑峻法常以刑法存於胷中唯恐不能致其罪況望其有哀矜之心而思所以緩其死哉或曰旅之象云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中孚之象乃云議獄緩死何也曰獄不可留豈可緩所可緩者唯重囚之死罪爾若併輕繫緩

之則留獄日久疲死者不少矣隆山李氏曰議獄如周官之八議秀巖李氏曰緩死即三宥之意平菴項氏曰允為口舌為附決有議獄之象異為進退不果有緩死之象深居馮氏曰臯陶典刑帝命之曰惟明克允易象於噬嗑賁豐旅四卦言刑罰獄法者皆離也中孚為兌巽之重何取於獄歟中孚肖離也疊六爻為三爻即離也

儉

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雷出地奮為豫雷在天上為大壯今山上有雷較之出地之豫則過矣然未至如天上之大壯則其

所過亦小也君子修身謹行行惟恐不恭過乎恭何害喪致乎哀而止喪唯恐不哀過乎哀何害禮與其奢也寧儉用唯恐不儉過乎儉亦何害此三者雖有所過乃小過耳聖人不以為過也故特於小過言之平菴項氏曰行喪用皆見於動以象震恭哀儉皆當止之節以象艮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之性常潤下火之性常炎上水既在火上火既在水下則水無勝火之濫火無勝水之燥二者相資以為用既濟之象也中庸云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事至而旋為之計則晚矣書說命云惟事事乃

其有備有備無患天下之患常生於不備有備然後無患苟不思所以豫防之則他日患生於肘腋雖悔無及矣今夫水在火上雖能烹飪之用然水覆則能滅火此君子所以思患豫為之防也或者以為儲水以防火其說不為無理易以坎險為患不以離明為患也離明所以防患豈有患者哉節齋蔡氏曰思患坎難象豫防離明象

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辯物居方

坎水潤下之物也其位在下其方屬北離火炎上之物也其位在上其方屬南卦為既濟則坎上離下而水火各易其方位卦為未濟則離上坎下而

水火各正其方位君子以慎辯物居方者物以羣
 分則有高下之殊等方以類聚則有君子小人之
 異類辯而居之所以使高下不亂而君子小人之
 得其所蓋不可不慎也慎謹慎也辯明辯也物謂
 陰陽二物君子屬陽小人屬陰也同人亦言辯物
 皆取離明之象居方火居南方水居北方君子小
 人兩不相干也

周易象辭

後學 成德 校訂

周易文言傳說

林屋山人俞 琰 集說

古易十二篇文言傳自為一篇題曰文言傳者孔子
 明文王彖辭爻辭言外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
 餘卦之說因可以類推也自王弼移附乾坤二卦後
 加文言曰三字冠於首而除去傳字後人遂不曰文
 言傳而僅曰文言或謂文飾其言或謂交錯而言或
 謂古有是言而孔子文之或謂言不文則不足以傳
 遠故因其文以詳言其理所以文飾乾坤之大德愚
 案陸德明釋文梁武帝云文言是文王所制梁武之
 說必有所據但制字未瑩耳或曰文言文王言即彖

辭爻辭孔子傳述文王所言之意而推廣之故曰文
 言傳愚觀其反覆發明乾坤二卦彖辭爻辭之意則
 知古易題曰文言傳良是矣分明彖辭爻辭皆文王
 之言而孔子傳述之也首章云元者善之長也春秋
 左氏傳惠伯之說同穆姜則以善字為體字較好或
 者因而疑之曰茲非孔子之文孔子以前穆姜惠伯
 常言之則此語乃古語也愚則曰古無是語穆姜惠
 伯亦無是語左氏蓋借孔子之說為穆姜惠伯之說
 耳何以見之如呂相絕秦書此豈當時史氏之文哉
 蓋皆左氏為之也又如國語司空季子之占既取八
 物之象又有坎勞卦之語審如是則孔子之前司空

季子已有是說矣謂說卦為非孔子所述亦可也吁
 讀易者要當明辯之苟輕信左氏之浮言而反疑聖
 言無乃不可乎

丁亥之集說文言傳

一

通志堂

周易文言傳

林屋山人俞 琰 集說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元亨利貞莫非善也元居亨利貞之首故曰善之長亨者通也亨而無不盡美故曰嘉之會利者宜也利而無有乖戾故曰義之和貞者正而固也處事而固守以正則何事不立故曰事之幹乾之元亨利貞即人之仁義禮智今於元亨利貞不言仁禮智而於利獨言義以見君子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
貞固足以幹事

伊川程子曰比而效之謂之體紫陽朱子曰此語
未安體仁如中庸體物之體相似仁理也人物也
以人之身而體仁之理乃足以長人矣愚謂君子
以仁為體則痒痲疾痛舉切吾身而無一毫之非
仁固足以長人長人者居人之上而為之君長也
輔世長民莫如德則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蓋惟
仁者則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
也故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禮者天理之節文嘉
會謂事事盡美而動容周旋無不中節也禮以會

而後行會以嘉而合禮故曰嘉會足以合禮利與
義皆訓宜利自義中來義安處便是利非義之外
別有利也大凡利於己不利於物則為悖於義而
不和豈所宜哉蓋唯利物而不以己害物則足以
和於義而不悖斯得其宜故曰利物足以和義貞
固謂擇善而固執之也固而不正則眾議得以屈
之正而不固則眾力得以傾之唯知正之所在而
固守之乃足以立事故曰貞固足以幹事言利貞
而不言元亨言仁義禮而不言智蓋互文見意將
使學者觸類而長之也紫巖張氏曰不言智而言
貞惡夫智容有不貞者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人道與天道一也君子行此仁義禮智即行此元亨利貞也君子即乾也仁義禮智即元亨利貞也自前至此乃第一節申彖傳之意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此以下乃第二節申爻傳之意歐陽文忠公曰此非孔子所作之全篇也若皆孔子作則其文自有次第何假子曰以發之亦不應自稱子曰也其先言何謂後言子曰乃講師自為問答之言亦如公

羊穀梁之傳春秋先言何曷而後道其師之所傳以為傳也紫陽朱子曰所謂子曰者是弟子後來添入亦不可知近來胡五峰將通書除去篇名却在上面各添周子曰此亦可見其比愚謂中庸大學亦稱子曰蓋皆後人所加也潛見躍飛皆龍德也龍德即君德今日龍德而隱謂以九居初雖有君德乃在下而隱者也不易乎世守其道而不為習俗所移也不成乎名晦其行而不求名譽之著也遯世无悶遺佚而不怨也不見是而无悶人不知而不愠也樂即无悶之謂无悶故樂也樂則行之者君子樂天知命安貧而不憂則遵初九在下

之象而行此潛龍勿用之道也憂則違之者小人不知天命長戚戚而不樂則悖初九在下之戒而違此潛龍勿用之道也言樂而兼言憂亦猶後章坤初六不善之殃與善之慶並說以見君子則如是小人則反是也或以進字假行字避字假違字而云見可而進知難而避是豈初九爻辭之旨哉夫既潛矣既勿用矣尚何見可而又進即尚何知難而致避耶或又謂君子有時乎憂樂其行其違皆出於我去聖人之意遠矣確堅也確乎其不可拔者內有所守而堅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此章始言龍德而隱終又總結之

曰潛龍也蓋自不易乎世至確乎其不可拔皆初九潛龍之德而君子所以勿用也若為世俗所移而求名譽之成遯世而悶不見是而悶內無所守而為人所拔則豈初九潛龍之德哉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龍德而正中謂九二有乾龍之剛德而在潛躍之間無過無不及而正得其中也庸常也常言常行必信必謹則口不妄語身不妄動也邪即人欲誠即天理過人欲所以存天理也理欲界限不可不

嚴弗爲之防則人欲存乎其中而天理亡矣故閑
邪存其誠也善世猶言兼善天下不伐不有其善
也位非九五何以善世而九二云爾者德博故也
德博而化正已而物正也此大人之事也君德謂
君人之大德孔子贊乾之九二曰君德蓋明指大
人之爲九二也他卦皆以二爲臣位未嘗以二爲
君德乾六爻皆言人君之事九二蓋人君之子未
爲人君之時未有君位而有君德者也其位雖臣
其德則君故孔子贊其德曰龍德又言君德言信
行謹閑邪存誠贊其德之中善世而不伐德博而
化皆申德施之義中庸云唯天下至誠爲能化又

云誠者非自誠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子思之說
皆本乎此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
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
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
而惕雖危无咎矣

進德脩業謂君子終日乾乾也何以進德忠信所
以進德也德與忠信皆主於心者也何以居業脩
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業與辭皆見於事者也事
已成謂之業脩業者業未成則脩而成之也居業

業已成則居而守之也居與論語百工居肆之居同辭言辭也脩謂脩省非脩飾也誠即忠信也立其誠謂立其誠意而不為私意所汨撓也若但以脩飾言辭為心則偽矣君子閑邪存其誠則無一念之不正也脩辭立其誠則無一言之不實也至謂行吾所有之德進而至於此也蓋指九三本爻即非謂至於九五終卒吾所脩之業居而終於此也亦指九三本爻即非謂終於九五幾乃幾及之幾與比六三幾不如舍之幾同皆訓近即非幾微之幾存義謂存其分義而不可過也君子之於德也知其所當至而篤行焉則其至之也如九三之

位至於下體之上而無不及故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君子之於業也知其所當終而固執焉則其終之也如九三之位終於下體之上而無過故曰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居上位謂九三位居九二之上也在下位謂九三位在九四之下也德進而已不有故不驕業修而上不忌故不憂無咎者善補過也九三過剛而不中又處危地本不能無咎也所以無咎者以其終日進脩乾乾不息又因其時而惕懼則足以補其過矣時釋夕字危釋厲字不驕不憂釋無咎之義至之終之可與幾可與存義皆申終日乾乾反覆道之義紫陽朱子曰知至

至之屬忠信進德意思進字貼著幾字至字貼著
 進字知終終之屬脩辭立誠居業意思居字貼著
 存字終字貼著居字又曰可與幾可與存義是旁
 人說如可與立可與權同居業如此存義如此蓋
 慎守臣位而知終者也安有犯上之心哉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
 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
 故无咎

九四才剛位柔故其躍也或上或下而无常或進
 或退而无恒位不正為邪九二九四皆以陽居陰
 位而不正故皆言邪羣指在下三陽非為邪謂其

動而或躍非為小人之邪媚也非離羣謂其靜而
 在淵非離君子之善類也既非為邪又非離羣何
 謂而不寧若是也君子之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時
 難得而易失君子不敢自失也學記云當其可之
 謂時失時則如上九之亢而年事過高精力衰弱
 無能為矣有不動動則有悔况又不知進退豈得
 無咎今九四所以無咎者知進知退而又能不失
 其進德脩業之時也夫時至九四吾惟進吾九四
 之業而已吾於分內所當進者進之所當脩者脩
 之又何咎之有進脩有重習之意而三四在重乾
 之交故此兩爻皆言進德脩業上與進釋躍字下

與退釋在淵之義無常無恒釋或之義非為邪非
離羣欲及時以申進無咎之義上上聲下離皆去
聲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
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
也

物之聲同則自以聲相應氣同則自以氣相求如
水性潤下而濕地之濕者水必流焉火性炎上而
燥物之燥者火必就焉龍水畜雲水氣故龍出則
雲生虎威猛之獸風疾烈之氣故虎嘯則風生蓋

各以其類相從也天運動而在上故物之本乎天
者亦飛動而親上地處靜而在下故物之本乎地
者亦靜植而親下無非各從其類也人為萬物之
靈亦萬物中之動者耳聖人之於人亦類也是故
聖人作於上而萬物覩於下聖人作釋飛龍在天
萬物覩釋利見大人紫陽朱子曰分明以聖人為
龍以作言飛以覩解見字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
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卦有六爻爻各有位是故彖傳謂六位時成說卦
謂六位而成章則上九豈得無位今日无位者九

五為乾之君居乾九五之正位而尊無二上也上
 九亢極而過中貴極而失正其位雖在九五之上
 而無九五之正位故曰貴而无位凡卦皆以五為
 君初為民二三四上並為臣上九居至高之位而
 去初甚遠故曰高而无民二三四皆從五而不輔
 已故曰賢人在下位而无輔上九既无正位又无
 民又无賢人之輔乃又動而不知止能無悔乎爻
 辭言有悔孔子釋之曰是以動而有悔也蓋吉凶
 悔吝生乎動動則有悔不動則無悔也貴與高釋
 亢字无位无民无輔皆申盈不可久之義伊川程
 子曰王弼以為無陰陽之位陰陽繫于奇耦豈容

無也乾元上九云无位乃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
 也開封趙氏曰九五有位有民有輔上九无位无
 民无輔聖人蓋兼六爻為言若止論无位而不及
 无民无輔則失聖人之旨矣

潜龍勿用下也

此以下乃第三節重論六爻之義以再申前意也
 下謂初九之位六爻之下龍在下則潜陽在下
 則藏君子在下則隱其為勿用一也紫陽朱子曰
 潜龍勿用下也與潜龍勿用陽在下也只是一意
 但重說耳

見龍在田時舍也

舍如館舍之舍時舍謂時止則止君子當隨時而止也乾之六爻以德言則皆君德以位言則唯九五為君位餘皆臣位九二雖有君人之德然其時為臣則當安臣位故曰見龍在田時舍也平菴項氏曰舍非用舍之舍舍之則為潛龍矣舍者隨其所在而居焉古語舍訓為置苟置於此則舍於此故傳舍亦為傳置乾之時舍井之時舍隨之志舍下姤之志不舍命四舍字皆去聲龍本行天之物不常在田出潛之初時寓於此故曰時與潛異者潛則入而不出舍則已出而未行又曰時舍以在字言之

終日乾乾行事也

行事行吾分內所當行之事即進德脩業之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

試釋躍字與中庸日省月試之試同君子謹失時之戒而自試其所學蓋欲自知其淺深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上釋天字初言下五言上蓋相發也伊川程子曰上治以天德位天位治所從出

亢龍有悔窮之灾也

窮而不知變則災必逮夫身窮釋亢字災謂有悔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俞氏易集說文言

九

通志堂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體乾之元用乾之久則變不窮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是以天下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此以下乃第四節又申前意初之潛也隱而在下陽氣潛藏於重泉微而未之見也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二之見則出潛離隱雖不在上位然德博而化天下皆文明矣見非表暴之謂也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故天下利見而為之動為之變為之化而盡皆如已之文明也平菴項氏曰天下文明以見字言之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三居下卦之上時既進矣君子之德亦進時而進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四之躍也離於下而進於上與在下之時不同矣乾道於是乎革也革者變也下乾以終上乾方始猶天道更端之時也平菴項氏曰卦至四則下革而為上時至卯則寒革而為暄皆進而得時者也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九天德五天位有是德乃宜在是位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易以爻為所處之人位為所逢之時以九居三而三陽方盛故與時偕行九三蓋得時者也以九居上而六陽已窮故與時偕極上九蓋失時者也或曰乾以德明爻初曰德之隱二曰德之中三四皆曰進德五曰位乎天德獨上不言德上其有悔而以德者乎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歐陽文忠公曰初無不變變無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故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廣平游氏曰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天之則也愚謂天則則天道也寒極而變暑暑極而變寒是之謂則乾所以用九而

不用七者九變而七不變也故用九則見天則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此以下乃第五節復申彖傳之意天者莫非一元之運行周流而不間斷是以生生而不窮物之生也皆自此萌動暢茂條達故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性言其靜也情言其動也物之動極而至於收斂而歸藏則復其本體之象又將為來春動而發用之地故曰利貞者性情也靜而至於靜之極但言其性足矣又兼言情何耶曰元起於貞貞下蓋有元繼焉動生於靜靜中蓋有動存焉貞而元靜而動終而復始則生生之道不窮若但言性而不

言情則止乎貞純乎靜而已矣不見貞下起元靜
中有動之意而非生生不窮之道也此所以不分
別孰為性孰為情而特渾而言之曰利貞者性情
也鄭玄不明此義乃以性情作情性淺矣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乾始即乾元也元乃生物之始也美即亨也亨乃
眾美之會也乾能生育萬物以利天下而天下皆
復其美利故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乾之利天
下無往而非利不可以名焉故曰不言所利如坤
言利牝馬之貞屯言利建侯之類皆指其所利而
名言之名言則小不言則大故又贊其不言所利

而特曰大矣哉或者疑之曰不言所利而二五之
爻以利見稱何也曰孔子之意蓋為乾之彖辭不
言所利非謂乾之爻辭不言所利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六十四卦唯乾純陽而其德最大故孔子贊乾之
元乾之利皆曰大又贊乾之九五曰大哉乾乎剛
健中正純粹精也剛則不屈健則不息中則無過
無不及正則無反無側純則無雜粹則無疵精則
純粹之至也乾之六畫無不剛無不健二五皆剛
健而得中九五則剛健得中而且正六畫皆陽而
無一陰畫間於其間可謂純矣二五皆純而且粹

九五則純粹而且精此七字惟乾之九五足以當之九五蓋乾之主爻也凡卦皆有主爻皆以五為君孔子每贊主爻之德必兼五言觀彖傳可見況夫乾之主爻在五而五又為君位其德又如此全美此孔子所以及其辭而稱贊之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發揮動也旁通猶言曲盡情猶言用乾之六爻在本卦則彼此情相通若動而散於諸卦則自屯蒙以至既濟未濟凡以九居初居上居二五居三四者其情悉皆相通無不曲盡其義坤之六爻亦然橫渠張子曰乾發揮徧被於六十四卦其說是已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時謂乾之時聖人於此時乘六陽之運以御天則如天之雲行雨施而普天之下咸被其澤也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

得於心為德行於身為行成德之成與成性之成同成之為言貞也謂仁義禮智無不具也君子以仁義禮智發而為事業故曰君子以成德為行誠則形形則著故曰日可見之行也首章云君子行此四德此又云君子以成德為行蓋申首章之意上行字去聲下行字平聲

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此以下乃第六節復申爻傳之意上文云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此乃云行而未成何其說之相悖歟曰非相悖也上文申彖意蓋終言一卦之德此申爻意乃單言初九之德其義各有所取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非謂初九不行也時乎潛隱而所行未著爾或曰此章云潛之為言也末章云亢之為言也此兩起句文法同蓋欲使學者因文究義以見乾之初九猶人之卑微乾之上九猶人之衰老唯宜守靜而安常皆不可變動而用事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博學之則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問以辨之蓋將擇其善也擇善而知所從矣則又不可不加涵養之功故寬以居之寬則不迫居之久則守之固至於德盛仁熟乃可推而行之以及物也夫君子之學問如此寬仁如此雖未為人君而有君人之大德故前章贊之曰君德此又重引之蓋深明九二之德為君德而大人即九二也若獨指九五為大人而以利見大人為九二利見九五則非易之旨也雲間田氏曰諸卦二五皆君臣相應唯乾坤二卦不可以此論先儒乃曰乾卦純體皆君道坤

卦全體皆臣道聖人慮學者拘於正應以論乾坤特於乾九二兩贊曰君德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虞翻曰以乾接乾故重剛位非二五故不中或者乃謂以剛居剛為重剛在九三則猶可在九四則不通矣乃又曰九四下重字衍文豈其然乎不若從虞翻之說為長天謂五田謂二九三上不及九五之中而不在天下已過九二之中而不在田其不中若是豈不危厲君子處此則終日進德脩業乾乾不已又因日之夕而為之惕是以雖危而无

咎夫九三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則奚在口在人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三居重乾之間而在下卦之上其位已過九二之中故曰重剛而不中九四亦居重乾之間而在上卦之下其位不及九五之中故亦曰重剛而不中九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固與三同然比之三則四也又居上體而出於人之上矣故曰中不在人夫上既不在天下既不在田中又不在人果何在邪曰在淵易卦兼三才而兩之以下二畫屬地中二畫屬人上二畫屬天三四雖皆人位而三附

於地蓋在人之正位四之在淵則離地而近於天
非人所處之地故或之或之者何蓋疑之也君子
於此戒慎恐懼唯知進德脩業而已故无咎或曰
孔子贊乾之六爻必於此兩爻云九三九四而文
法又同亦欲使學者因文究意以見九三九四並
在重乾之間而俱得无咎者其才與位皆相似故
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
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
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二五爻辭皆言大人孔子贊九二但稱君子贊九五

則稱大人尊九五也九五蓋乾之主也又以見九
三止有大人之德而無大人之位九五則德位兼
修也九五大入中正無私以天德居天位而與天
為徒故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悉皆相合而無間也
天者自然之理也誠之所為先與理合天亦弗能
違也先後皆去聲紫陽朱子曰先天而天弗違者
如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之類蓋雖天所
未為而吾意之所為自與道契天亦弗能違也後
天而奉天時者如天叙有典天秩有禮之類雖天
之所以為而理之所在當亦奉而行之蓋大人無
私以道為體也

元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九三居下體之極知至而又知終上九居上體之極乃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三所以無咎上所以有悔知與不知之異也苟知進退存亡而不以得喪累其心又於進退存亡之間不失其在我之正又豈有悔乎首言進退存亡而兼言得喪次言進退存亡乃不及得喪何也曰進退存亡天道也得喪乃人事耳孔子所以兩致其唯聖人乎之辭者謂其真知天道進退存亡

而不失其正者非聖人則不能也人事固亦有進退存亡若僅釋以人事則凡有識知而安於分義者能之何待聖人而後可耶此章句法與繫辭傳天下何思何慮同又如論語禹吾無間然矣稱顏子曰賢哉回也蓋皆兩致其辭而贊歎之也紫陽朱子曰再言其唯聖人乎始若設問而卒自應之也王肅疑兩言聖人爲重複遂改其一爲愚人謬矣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天屬乾陽而剛地屬坤陰而柔地體雖柔動而生

物其用則剛坤卦六爻純乎陰柔是為至柔動則變為乾陽而剛故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地雖動而生物其體本靜坤卦六爻純乎陰靜是為至靜唯其至靜所以其德方正而截然不易故曰至靜而德方天數居始而為一地數居次而為二坤道之常蓋當處後不可攙先也攙先則失坤道之常矣唯處乾之後順乾而行則得其所主而不失坤道之常也故曰後得主而有常含藏蓄也萬物無大無小地皆藏蓄於其中博厚之至也陽變而陰化天施而地生坤之含萬物僅能化生耳非若乾之能變而又能化能施而又能生也故孔子於乾言

變化於坤但言化而不言變蓋乾能兼坤坤僅得乾之半也光謂地道之光陽明而陰暗坤陰物安得光橫渠張子曰效法故光漢上朱子曰坤之光即乾之光愚謂坤本無光動而從乾是以光也順謂順乾而行也承天謂天氣在上而降施於地地則順承而受之也時行謂以時而行時乎春夏而天氣發生則地氣亦為之發生時乎秋冬而天氣收斂則地氣亦為之收斂坤之為道蓋如此其順也此章申彖傳之意所謂至柔而動也剛申德合无疆之義至靜而德方釋貞義後得主而有常後順得常之謂含萬物而化光即含弘光大品物咸

亨之謂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即乃順承天之
 謂自此以後皆申爻傳之義或疑文言傳兩贊用
 九至用六則無一語及之殊不知坤至柔而動也
 剛此非贊用六而何洪容齋曰頃見僧曇瑩云動
 者謂爻之變也坤不動則已動則陽剛見焉在初
 為復在二為師在三為謙自是而往皆剛也其說
 最為分明有理愚謂曇瑩所云不過謂一爻之動
 耳坤爻傳所為六二之動是也今日坤至柔而動
 也剛蓋謂六爻俱動而至柔之坤變純剛之乾非
 但為一爻之動也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

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
 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坤之初六陰柔不中不正不善也不善之積極而
 至於弑君弑父實從此始以積善並言蓋明善不
 善皆在所積天道福善禍淫作善則降之百祥作
 不善則降之百殃苟積善則不獨身受其福又福
 于而家及其子孫是謂餘慶積不善則不獨身
 受其禍又禍於而家及其子孫是謂餘殃必者
 禍福之應如影隨形如響隨聲理之所必然也積
 善而曰必有余慶所以勸天下忠臣孝子而使之
 勉於為善也積不善而曰必有余殃所以懼天下

亂臣賊子而使之不敢為惡也乃臣弑君子弑父
 豈一朝一夕之故原其所由來則自小而大從微
 而著如霜而至於冰皆以漸而積也辯察也由辯
 之不早辯蓋罪其君父之不明明者知漸不可積
 於是防其微而辯之於早故天下之惡無由而成
 蓋知霜冰之戒也若小惡不遏坐視其長則未流
 之弊有不可勝言者是誰之過歟由君寵其臣而
 不早辯其臣之惡父寵其子而不早辯其子之惡
 故也蓋言順也之順與前坤道其順乎之順不同
 蓋謂事勢之順不知不覺積漸因循而至於此極
 也積不善申履霜陰凝之義弑君弑父申至堅冰

之義非一朝一夕之故申馴致其道之義也誠齋
 楊氏曰順當作馴紫陽朱子曰古字順慎通用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
 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發明六二之直方而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則下
 文當曰正以直內義以方外今乃曰敬以直內而
 不曰正以直內何也或曰劉元城嘗改敬以直內
 為正以直內矣然正無下功夫處故須敬言敬則
 正在其中敬則有所操守而不失其本然之正也
 或又曰禮記云直其正也政乃敬之訛爾敬訛為
 政政又轉而為正亦猶詩體無咎言禮記乃云履

無咎言體記為禮禮又轉而為履理或然也敬者
 主一於此而無他適之謂義者裁制於彼而合其
 宜之謂敬以操守於內而心不他適則其直於內
 也洞然而畧無私曲義以裁制於外而事皆合宜
 則其方於外也截然而不可移易君子蓋無往而
 非敬無往而非義也敬義立謂內不枉已外不徇
 物而卓然自立也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而出
 焉故有內外之辯敬在是則義在是內直則外自
 方非謂敬必在內義必在外也德不孤謂擇善而
 得所從也六二在羣陰之中不與羣陰為黨其勢
 似孤其德則不孤蓋以敬義自立捨坤陰從乾陽

又焉得孤不疑謂擇善之明而不惑也坤德雖柔
 順而六二所行者正不習初六之陰邪則其從乾
 陽而行也夫復何疑此章以敬釋直字義釋方字
 又以敬以直內是持守功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功
 夫從程子朱子之說則坤六二之所謂不習可以
 為不學乎平菴項氏曰習重習也二之所習謂習
 初也地利陰邪不可使盛若朋類相習積陰不已
 則賊亂之所由興也初二一陰方生聖人積慮其
 習曰積曰漸曰馴曰順皆深絕之六二之陰洊至
 位當重習獨能不習故聖人喜之蓋初不正而二
 正初不中而二中每事相反而不相重是以知其

不習也又曰陰與陰相敵則孤孤則小陰從陽則不孤不孤則大婦能如此則得乎夫臣能如此則得乎君皆陰德之不孤者也張播本直方大上有易曰二字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陰從陽而不敢專也故雖有美亦含之而不發也以用也或用之從王事則歸美於君弗敢以成功自居故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弗敢成者非其才之不足而不能成也為下之道當如是也伊川程子曰如是則上無忌惡之心下得

恭順之道也愚謂下之事上猶陰之從陽便觀地之承天可見乃若妻之從夫臣之從君皆此道也故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不言子道臣與子一也夫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之氣地唯順而承之不敢居其成功是謂地道無成既曰地道無成而又曰代有終何也曰天數止乎九是無終也地數終於十則有終矣是故乾能始物不能終物坤繼其終而終之則坤之所以為有終者終乾之所未終也坤不有其成而有其終故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代繼也古之人為臣而盡臣道者以地道自處而不矜不伐唯知代天之功以

終其勞及其成功則歸之天不敢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蓋知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之義也美釋章字以妻道臣道並言蓋申無成有終之義此獨言地道則舉其大者爾書君陳云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是惟良顯哉其坤六三之謂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乾陽用事則天地變化草木蕃賢人出坤陰用事則天地閉賢人隱當此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一語

之差則凶禍隨至不謹密可乎易之所謂括囊无咎无譽蓋言君子之謹密不可不如是也且夫乾之初九在下卦之下去九五之君甚遠其隱宜乎坤之六四在上卦之下居近君之地而乃隱焉何也曰坤六五亦臣也非君也以人臣而處君位與乾九五異矣而六四適近之此六四大不幸也乾九五在上而天地閉塞天下終有戰爭之禍則六四以隱為咎蓋時異事殊君子亦唯隨時之治亂以為進退也時當進君子亦進乾九五是也時當隱君子亦隱坤六四是也謹即慎不害之謂曰閉曰隱皆釋括囊之義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黃中謂君子有中德之美也通理謂通達乎道理也正位謂知君臣之大義而以正上下之各位也居體謂以臣道自居而不失為下之體也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以至發為事業儘有可觀豈非美之至乎正位居體蓋坤之正位在六二而六五非正是宜正之也坤之體當居下而居上非所宜也黃中通理正位居體釋黃裳元吉之義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釋文在中之義黃中通理以身言故曰四支居者身居之也黃中故能正位通

理故能居體或者難曰六十四卦皆以五為君九居五為剛中之君六居五為柔中之君今乃以坤之六爻全為臣道無乃不可乎愚曰不然易中以六居五蓋半矣莫非君也在泰在大有之類則為謙順之君在離在未濟之類則為文明之君在豫在恒之類則為暗弱之君惟坤之五雖君位坤實臣道不濟不取君義此章溪王氏之說也坤之六爻皆順承乾五之一君故坤之五不得為君此誠齊楊氏之說也竊謂六十四卦自貞而下陰陽相雜剛柔相交始有所為陰陽之配應剛柔之乘承於是乾則全卦皆為君德而乾之九二其位雖臣

其德則君也坤則全卦皆為臣道而坤之五六其位雖君其道則臣也豈可與諸卦例言哉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疑謂似也坤至上六陰盛而與陽相似也陰當從陽也盛極則不能降以相從也不相從則與陽為敵故曰陰疑於陽必戰乾君象也故乾之彖傳謂乾之六爻為六龍龍君象坤乃臣而上六亦稱龍何也聖人以坤之上六處臣道之盛極而天下不知有君故特以龍言故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

龍焉為去聲爾雅云十月為陽鄭玄曰十月純坤用事嫌於无陽故名此月為陽天道不可一日無陽人道不可一日無君也節初齊氏曰蓋與春秋天王狩于河陽同一書法狩于河陽非天王而曰天王嫌於无王也聖人於陽亦然血陰物也臣雖強不離陰類故曰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離去聲玄者天之色黃者地之色血言玄黃則天地雜類而陰陽無別矣故曰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陰陽相戰雖至於天地之雜亂然而天地定位於上下其大分終不可易故其終又分而言之曰天玄而地黃

俞氏周易集說文言

後學

成德

校訂

